



PIÙ MALE CHE ALTRO

那不勒斯的黎明

〔意〕马西米利亚诺·威尔吉利奥 著 王心怡 译

现象级畅销书《那不勒斯的萤火》作者威尔吉利奥
“那不勒斯三部曲”第二部

我们经常以为感情是可以舍弃的，但到最后才发现，那其实就是人生的全部。
一部关于生活和欲望的奠基之书



PIÙ MALE CHE ALTRO

那不勒斯的黎明

[意] 马西米利亚诺·威尔吉利奥 著

王心怡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不勒斯的黎明 / (意) 马西米利亚诺·威尔吉利奥著; 王心怡译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9.5
ISBN 978-7-5500-3240-8

I. ①那… II. ①马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意大利—现代 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64451 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9-0087

Più male che altro by Massimiliano Virgilio

Copyright © 2008 by Massimiliano Virgilio

The Simplified Chinese is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through Niu Niu Culture and Agnese Incisa Agenzia Letteraria.

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那不勒斯的黎明

NABULESI DE LIMING

[意] 马西米利亚诺·威尔吉利奥 著 王心怡 译

-
- 出品人 李国靖
特约监制 王瑜
责任编辑 叶姗
特约策划 王云婷
特约编辑 王云婷
封面设计 林丽
版式设计 赵梦菲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张 9
字数 220 千字
版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500-3240-8
定 价 42.00 元
-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9-8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contents

第一部分 毒 井	001
第二部分 灾难的生命力	063
第三部分 如何治愈一点点	209
后 记	281
致 谢	282



毒井 第一部分

P I Û M A L E C H E A L T R O

1

清晨，男人走在去办公室的路上，面目狰狞。

孩子们彻夜未眠。

男人脸上透着烦躁，他叫乔瓦尼，半睡半醒地拖着疲惫的身躯。人行道被狗的粪便占满，都已经干透了。

前一天晚上，最先开始不对劲的是两岁的迭戈，他吃晚餐的时候吐了。接着是大一些的巴托开始流鼻血，他九岁，也不知怎的，最近老喜欢把手指往鼻子里捅，不弄出点儿血决不罢休。迭戈聪明伶俐，外表乖巧懂事，一头柔软的鬈发让他看起来像个女孩子。巴托的性格则截然不同，他总是发牢骚，喜欢扮警察，最近“警察”巴托还决定拍个四分零一秒的家庭纪录短片，正好和《世界与你同在》这首歌的时长一样。

二月的太阳斜倚在城市上空，凝视着在一片茫然的灰绿色中川流不息的车辆和来来往往的人群。

那份马铃薯蛋糕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坏掉了，也许是土豆，或者是牛奶。但正如往常一样，妻子西蒙娜一口否定：“怎么可能！”她紧接着说，“我只选用优质食材烹饪。”语气跟广告里的一模一样。

“那你怎么解释吃完之后不仅迭戈吐了，而且我还拉肚子了呢？”

“一码归一码！你总是拉肚子，和蛋糕有什么关系！你倒是快点从厕所里出来，不然我就要迟到了！”

每当事情一团糟的时候，乔瓦尼就很想有一个便携式的手持千斤顶，并不是真的用来和人打架，即便只是放在床底下，或者柜子里，只要想到万一需要的时候能派上用场，他就觉得无比心安。

从家里到那不勒斯中心商务区有两条路可走。乔瓦尼比较喜欢先步行到马志尼广场，然后从那里坐任意一趟通往火车站方向的公交车，但西蒙娜对此表示十分不理解。

“你怎么不按常理出牌，”她说，“一般大家要么坐有轨电车，要么坐 R2 路车。”

乔瓦尼不知该如何解释，因为……怎么说呢，西蒙娜说的那条路，仿佛刻意地隐藏了这个城市的嘈杂纷争，可嘈杂纷争才是那不勒斯的真实模样。

“要是坐有轨电车或者 R2 路车，你会产生错觉，以为这里的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真实的那不勒斯完全是另一副面貌。而我走的那条路恰好相反，到处都是乱糟糟的。”

某种疾病似乎正在酝酿着前来，可在它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里，就连生病都变得不易。老友相聚的下午茶、亲人的到访，在这之前，一切都如同蓄势待发的暴风雨前般宁静。

从南部上升而来的一股湿润的空气吹打在乔瓦尼脸上。孤独、静寂，是这条路最让他钟情的地方。在抵达混乱的中心商务区之前，他觉得自己就像市长一样，脑中浮现出许多优化城市和道路的想法。他最想效仿的就是瑞典的交通模式，就算不能做到像瑞典那样，至少也要比现在的那不勒斯强一点。

太阳逐渐升高，城市里那片灰绿色的阴霾随之消失殆尽。乔瓦尼觉得胃里开始翻江倒海，他努力抑制住那股正要往外溢的液体。他面色苍白，开始冒汗，佝偻的身体似乎要折成两半了。

他感到胃里一阵强烈的绞痛，这种感觉似曾相识。他想起把他去世的母亲转移到家族墓穴的那天，他有过一模一样的疼痛。那时候西蒙娜还怀着第一胎，他的父亲觉得将他母亲的遗体挖出来重新安置太残忍了，于是没有参与。

他只好独自前往，奈何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公共交通那天恰巧罢工，他不得不步行前往公墓，完全是凭着一股信念的支撑才勉强走完全程。他的手紧贴着肚子，身体朝前弯曲着，牙齿紧紧地咬着下唇。那天刮着很大的风，布告栏里的金属板被吹变了形，哐当哐当地撞击着墙，笔直的电线杆似乎都被吹弯了腰。乔瓦尼不时地回头看看，希望能侥幸遇上可以搭乘的便车。

到了公墓，他看见母亲的遗体还没有完全矿化，心底生出些欣慰，下唇被咬出血的疼痛也就此被遗忘。他的家里只剩下了他年迈的父亲老乔，不忠且怯懦。一想到这些，他脑海中就不自觉地涌出万千思绪，像合唱般此起彼伏。胃痛并没有停止，终于在晚些时候，他从其中一个掘墓工人那儿打听到厕所在哪儿。在思路清零的一瞬间，他突然觉得，如果早知道有罢工，也许他压根儿就不会从家里出来。

一晃十年过去，他偶尔还是会肚子疼，就像现在这般，他已经快撑不住了。或许是西蒙娜做的蛋糕有问题，又或许是来自工作的压力、生活的疲倦。

他一路小跑到最近的公交车站，手捂着肚子，开始冒冷汗。今天很幸运，没有罢工，公交车不一会儿就来了，车上几乎没人。他随便找了个座位，整个人陷了进去，感觉稍微有点好转，至少不会拉在裤子里。

天气很好，有点冷但是阳光明媚。一切与往日并没有任何不同，公交车在拥堵的道路上缓慢穿行，他将目光投向窗外，发觉已经是冬天了。

当老乔转动钥匙的时候，他感觉已经在同一扇门转动了上千次同一把钥匙了。他偷偷摸摸的神色与那些出轨后回到家的男人如出一辙。

尽管他不愿意承认，但是他已经六十九岁了，所幸他看起来并没有那么老，瘦高瘦高的，头发也还算浓密，只是前面的鬓角却是秃的，外貌完全符合一个典型的数学老师形象，看似睡眠惺忪实际头脑敏锐。但同时，他又与大街上那些预言世界末日的疯子有着一模一样的懒散，那些“天才”总是对数字极其敏感，谈论些颇有深度的话题。

时光飞逝，他对于女人的热情却丝毫不减，仍旧痴迷于她们的香水味和拥抱。而女人们也都还爱慕着他，尽管她们已经不如以往那般年轻貌美，但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都这把年纪了，魅力不再，却仍能让女人们为之晕头转向，已着实不易。当然啦，指的是那些五十来岁，穿着成熟的女人，或许有的稍微年轻点儿，但是也不要幻想着还能像曾经那样了。四十五岁的克莉丝汀，似乎对他有点儿用情过深，不过，对于女人永远不能下一个定论。

老乔总想着，没准儿在某个地方还有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儿在等着爱上他，他以这样的方式在时间永久消逝之前来避免感到衰老。

穿过走廊，他知道准会看到克莉丝汀坐在那个桌旁。过去的三十年里，那里一直都曾是特蕾莎用作惩罚他的角落，透过玻璃窗，视线能一直延伸到海岸。不过，从那个角度观海，可不似在波西利波^①般视野开阔。因为在波西利波，房屋仿佛是特地为了欣赏海景而建的，而在卡

^① 波西利波，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的一个住宅区，濒临那不勒斯湾。

波迪蒙特^①，海是道路自然的延伸，那些连绵不绝的破败屋顶则成了这座城市的阁楼。

一想到特蕾莎，老乔的脑海里便浮现出她穿着家居服的样子，一件带拉链的粉色长袍，这让他实在是有点儿接受不了。而当时特蕾莎选择买这件带拉链的长袍纯粹是被售货员怂恿：“年轻人都穿带拉链的，那些扣扣子的反而都卖不出去，是剩下给老年人穿的。”老乔突然感到胸中有一股情绪莫名地涌动，似乎在为他曾经所造成的痛苦而悔恨，但这也仅仅是片刻的悔恨，就像停车场里闪着绿光的指示牌，指明着记忆的出口。

此时的克莉丝汀正坐在窗边望着海。

“嗨！”他说道。

“你回来了。”

克莉丝汀的口音里带着东部女人特有的韵味，还混杂着些方言。与他曾有过的所有女人相比，单论美貌，她算不上是最漂亮的，不过难得的是，她这个年纪还能保持着学生般的纤纤玉腿。

“坐吧，我们得谈谈。”她边说边戳着桌上的小篮子，以前特蕾莎用它来装针线和棉花。

老乔应声坐下，身上还穿着雨衣。

“要谈些什么？”

克莉丝汀刚刚一定哭过，她故作镇定，但发红的眼圈是掩饰不住的。

“你觉得我们要谈什么？你这个老流氓，对，我们就谈谈这个吧！”

老流氓。这些年来，老乔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默默承受着女人们给他贴上的各种标签。禽兽，色鬼，骗子。自从他和克莉丝汀在一起之后，这些标签又多了一个形容词——“老”。老禽兽，老色鬼，老骗子。

^① 卡波迪蒙特，那不勒斯的一个区。

“也许你说得对，”他说，“我的确是这样的人。可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，一种忠贞不渝，另一种背叛出轨。要坦诚地跟你讲这些事并不容易，但是我正在努力尝试。”

克莉丝汀起身准备沏壶茶，这个习惯她从苏恰瓦^①一直带到了这里。手中的深色茶壶表面光滑，并不像她在苏恰瓦时用的那个茶壶，壶身满是划痕。这里的茶杯略小，但茶叶还是地道正宗的茶叶。

有些事克莉丝汀从没有跟任何人提起，因为她知道，抛开其他的不说，就其身份，别人对她的第一印象就会是——一个为了逃避从前的灰暗生活而来到意大利的罗马尼亚女人。遇到老乔后，即使她真心地爱上了他并包容他的缺点，但在外人眼里，她仍旧只是个为了寻求稳定和庇护的罗马尼亚女人，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并不会在真相面前消失殆尽。

没有人知道，十五年前的克莉丝汀曾和一个罗马尼亚男孩儿在一起。他叫奥勒良，二人准备一起离开苏恰瓦去意大利打拼，可就在出发前夕，喝醉酒的奥勒良拿着刚煮完茶、还是滚烫的茶锅打在了克莉丝汀的胳膊上。到了意大利，奥勒良不再酗酒，白天在一家保洁公司工作，晚上则和另外两个那不勒斯小伙一块儿在街上回收纸板。后来克莉丝汀才知道，原来收纸板只是个托词，奥勒良和他的朋友们大晚上的在城市里到处转悠，实际上是为了寻找城市里那些无人看守的汽车、醉酒的女孩子或是敞开的大门，干些苟且之事。

没过多久，奥勒良就被逮捕并被遣送回国。那天对于克莉丝汀来说，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。自那以后，奥勒良几乎每个月都会给克莉丝汀写信，但是她从来没有回复过。她开始去那些独居的那不勒斯人家里做保洁工作，一开始是去一个住在富人区的女士那里，然后又换到一个住在海滨的老年人家中，没想到他却突然去世了。在得知他死讯的第二天，

^① 苏恰瓦，罗马尼亚的一个城市。

克莉丝汀不免伤心落泪，也分不清到底是因为老人过世，还是因为丢了工作。再往后，她便循着一则招聘启事来到了一位六十多岁的鳏夫家中，对，他就是老乔。一开始老乔雇她做钟点工，两个月后改为全职。当他们第一次亲吻之后，他坦承他并不富裕，三十年来，他父亲留下的遗产几乎早已被他挥霍一空。她回答说那不重要，然后接着吻他。一个星期后，清洁工转为了女朋友，一个罗马尼亚的女朋友。

“我受够了，我再也忍受不了你了！”克莉丝汀揉着眼睛说道，“你知道吗？最忍无可忍的，是你根本没有自知之明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！”

“是吗？”老乔噌的一下站起来，感到很受伤，“那你说说我是谁？”

克莉丝汀仰头说道：“你就只是个老流氓。”

穿过这座城市的喧嚣之后，开始了一天的辛勤工作，达密德公司的员工对此早就习以为常，包括乔瓦尼在内。

此刻的乔瓦尼，正带着一种矛盾感，以忧郁的眼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事物。总长三米的厨房纸巾、被撕掉的标签、订书机、随意堆放的牛津文件夹、被踩踏的信封、可循环利用纸、公司的抬头纸、便签贴、丢了笔帽的圆珠笔、旧铅笔、布满灰尘的打印机、日志、笔记本、往期杂志、印模糊了的复印件、会议的邀请函、迟到的圣诞祝福卡和节能模式下待打印的草稿。这里理应是那不勒斯中心商务区最整洁的办公楼，可即便在夜间已经被打扫过，如果你透过干净的表面仔细寻找，总还是能发现些缺点和脏东西，而那些不知疲倦的员工却永远也无法从中脱身。

乔瓦尼这一天的开始，显然比达密德公司里的其他员工更糟糕，因为这个忧郁的职场精英老是腹泻。

提起他去过球的灰色羊毛裤，从厕所出来后，乔瓦尼瞥了一眼写字台，上面平躺着一份以番茄为原料生产化妆品的企业策划书。从一览表

上来看，策划书里涵盖了番茄的各项信息，尽管内容还算实用，有些研究发现甚至还很出人意料，但可惜他并不是那种会鼓励某些想法的咨询师，那些人只不过是浪费他们双方的时间。有时候乔瓦尼会觉得，他这份工作最糟心的地方，就是不得不摧毁一些年轻企业家的梦想。但是他不容许自己多想，因为想法很珍贵，每次有了一个新的想法，也就意味着离死亡更近一步了。

电话铃开始响，是吉吉。

“你来上班的时候看到他了吗？他之前就在楼下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斯科波尼。”

“没有，我没看到。”

“他今天一大早就在办公楼下面等着了，像只鹰一样，你确定你们没碰着？”

“确定，我来的时候他还不在此。”

“那你真是走运。你现在干啥呢？”

“我有一堆事情要处理。”

“真羡慕你，我今天丁点儿屁事儿都没有。那我们一会儿见？”

“行。”

乔瓦尼的同事吉吉，是个左派分子，他们成为朋友也有段日子了。吉吉总是认为过去的东西是最好的，谈起政治的时候，他一会儿说左派曾经是最好的，一会儿又说右派曾经是最好的。让人头大的是，他说话的时候总喜欢挠他的小弟弟，不然就是在挖鼻屎，正因如此，他的鼻孔也越来越大。和吉吉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你只能跟他谈足球、政治、女人和孩子，能聊的话题只有那么几个，很少会跳出这个范围，除非你刻意为之。

自从有关“黄金顾问”的传闻在公司里流传开来之后，吉吉便老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来找他，乔瓦尼知道这不会是个巧合。事情的起因，据某些知情人士透露，达密德公司的高额收入很有可能与公共管理部门的不正常订单有关，否则，就涉嫌账目弄虚作假，于是，公司便陷入了各项调查的轮番轰炸之中。吉吉刚好卡在这危急关头成为他的朋友，他像个油嘴滑舌只知道享乐的警卫，唯一上心的事情就是自己那紧系于发票的命运。

传闻始于这个名叫斯科波尼的男人，作为记者，他总是勇于用白纸黑字曝光各种事件。但你不得不承认，有时他如同一条疯狗，必须用绳子勒住，不然他决不轻易服软。在他的文章发表之后，各项调查逐步开始。他给乔瓦尼打电话想进行些采访，乔瓦尼拒绝了他，为了说服乔瓦尼，他可没少花功夫。

“这就是场经过伪装的市场竞争，达密德公司实际上是被一个富豪所承包。可是报刊只关心那些徇私舞弊的政客，根本不在乎达密德公司的员工，作为一名记者，我感觉必须得说点什么。你在这些盗贼的身边工作也有十年之久了，或多或少总能嗅到点什么。就算你撇开眼睛不看这饕餮盛宴，有些东西肯定还是能察觉得到的，比方说，骗局的味道、食物腐败的酸臭，或者同桌吃饭的人打的饱嗝。”

乔瓦尼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转述给了吉吉和公司的副董事长。圣诞临近，高层董事会一定会变得更加慌张，态度也会软下来。从斯科波尼决定联系他的那一刻起，他就知道自己已身处危险之中。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跟他说“你要小心点”，所有人都在打听他。从那之后，他就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了。除了不依不饶的斯科波尼，还有吉吉，他也从不闲着。这不，大约两点差一刻的时候，吉吉推开门，将他那油腻如凝胶般的脸探了进来，小声问道：“喝杯咖啡？”

西蒙娜通常会在午休时间给家里打通电话，问问是否一切都好。

“嗨，罗宾，家里怎么样？”

罗宾是家里的保姆，她回答说：“挺好的，迭戈的饭差不多都吃完了，就剩了两勺没吃。巴托刚到家，现在正在脱外套。”

“他才刚到家？”

“对，今天校车晚点了。”

“什么情况？”

“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巴托和他的一个同学打架，你认识的，那个叫马里奥的小孩儿。所幸也没什么要紧的，挠破了眉毛而已。”

电话另一端的西蒙娜正在努力控制自己，试图保持平静。已经一年多了，巴托总是有意识地抛出些明显的信号，就好像在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告诉他们：你们快看，我做的这些事就是为了让你们难堪，我不是什么性格有障碍的社会边缘人，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你们知道，你们的婚姻危机已经到了什么地步。最糟的是乔瓦尼固执地认为，他的儿子并没有在发泄自己的任何情绪，而西蒙娜也没法说服她的丈夫，让他相信巴托正在提醒他们俩。

“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”

“怎么发生的？还不是跟以前一样。他们俩本来玩得好好的，不过你也知道巴托的性子，他总是想当警察，有时会有点过分，后来他们俩就开始打架。校长让他们两个放学后都留在办公室，然后特地差人把他们送回家里。校长没有电话通知你，只在教学日志上记了一笔。”

在教育上，他们总是给予孩子足够的自由，她并非要反驳这种教育方式，不过近些年来，如果说她学到了什么，那就是自由的原则有时会产生一些无法填补的缝隙。而像巴托这样的孩子，他们的问题就在于，擅长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钻自由教育的空子。她的儿子太聪明了，他不可

能没有察觉到她和乔瓦尼的退让。他尝试各种方法，不是划伤谁，就是跟谁打架，无非是希望能激起他们的反应。所有的问题都化为了一个老套的问句：这个家庭的命运是什么？

与她不同的是，乔瓦尼总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“又没发生什么大事，他不过就是个脾气有点急躁的小男孩儿。”

“急躁？他如果把手铐铐在那个小孩儿身上然后把钥匙扔了怎么办！”

“哎呀！那种手铐轻轻一扭就断了。”

“是，但他老这么沉迷于当警察，难道我们就这样放任不管吗？”

“每个男孩儿的成长都会经历一个艰难的阶段，你是心理学家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”

心理学家。西蒙娜简直不能容忍他说出这个词的语气，每每他想说她太夸大其词了，或者想说她太过严厉的时候，他就会用这个词。就比如那次吧，卖火腿的小贩——塞尔，看见巴托用轮胎砸他家的窗户，虽然窗户没被打破，但是他听见巴托边逃跑边回头朝他大喊：“印度人！”

“你说印度人吗？印度人可没有枪支。”乔瓦尼避重就轻，企图岔开话题。

“暂且不谈今天的印度人也使用枪支，塞尔说了什么也不重要，问题的关键是，巴托正在向我们挑衅，他想表达点什么，不是吗？”

“西蒙^①，拜托，一个九岁的孩子，他不会挑衅任何人，你不要老是疑心这么重。”

疑心重。从什么时候起她变成了这样的人呢？

罗宾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需要我把电话递给他吗？”

有那么一瞬间，西蒙娜头脑里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想法：向罗宾诉说一

① 西蒙娜的昵称。

切，寻求帮助。但她立刻就打消了这个想法，罗宾是个好保姆，但是她并不能代替她解决这些烦恼，毕竟，她才是孩子的母亲、乔瓦尼的妻子。

“算了算了，等我今天晚上见到他了再说吧。”

“意大利白酱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知道我吃完会不舒服的，会犯结肠炎。”

“乔瓦^①，你吃什么都不舒服，跟白酱可没半点关系。这都是心理问题，你有疑心病。”

“里面不会还放了胡椒吧？”

西蒙娜耸了耸肩：“就一点点。”

就外貌而言，西蒙娜并不是那种会让人对她有什么想法的类型，但奇怪的是，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想亲近她。薄薄的嘴唇线条分明，手指纤长，像富有磁力般总是能不动声色地便牵动着周围所有人的注意力。若是出席晚宴，她会化着精致的妆，穿着时髦的衣服出现在众人面前，一头黑色的鬈发随着步子摇摆，在人群里便会显得格外出众。每次在这种场合，西蒙娜听着朋友们跟她讲她们孩子的那点破事儿，或是男人们讲着自己与四十来岁中年妇女的风流韵事，她总能感觉到空气中似乎有种共识在指向她。许多人觉得，光是从外表就能看出西蒙娜是个感性和理性并驾齐驱的人。而另一部分人，则觉得她一定下了很大功夫才能保养得如此之好。有一次，就连一个女性朋友都在乔瓦尼面前兴奋地夸赞西蒙娜，称她为大自然的礼物。但对他来说，说到底，没什么特别的。

现在，他只想知道她如何能保证里面就只有一点点胡椒粉，毕竟是罗宾中午准备的白酱。

① 乔瓦尼的昵称。